



图：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已经参加了二十场圣诞游行，成为了游行队伍里的亮点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多场圣诞游行

(明慧记者亦清新西兰报道) 自十一月份以来, 新西兰就洋溢着浓郁的圣诞节气氛。这是一年中最重要、最盛大的节日。新西兰人对圣诞节的重视程度, 不亚于中国人对传统新年的重视, 大街小巷、屋前屋后、大小商店早已经开始张灯结彩。

圣诞游行更是各个城市、每个区域的重头戏。从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奥克兰十七个地区、哈密尔顿市、基督城、首都威灵顿的二十场圣诞游行, 成为了游行队伍里的亮点。

当法轮功学员精心装扮的以“真善忍好”为主题的花车, 喜庆的腰鼓队及整齐划一的天国乐团经

过时, 人们有的鼓掌, 有的挥手, 有的拍照, 有的合十, 有的大声欢呼“法轮大法”, 有的跟着节奏舞蹈, 还有的打着拍子, 和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Jingle Bells”大声唱。

游行结束后, 一些人主动来了解什么是法轮功, 为什么中共要迫害如此美好的团体, 还有人表示要联系当地学员学炼法轮功。不少观众争相和天国乐团的队员拍照留念, 对法轮功团体赞叹不已。

Shawnm 女士对长笛情有独钟, 她说: “我很喜欢天国乐团, 让我想送我的孩子去学一门乐器, 还有, 你们的服装很新颖独特(unique)。”她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 “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回中国参加圣诞游行。”

Divya Govinda Das 先生来自哈

密尔顿当地的一个印度寺庙, 他称赞到, 天国乐团和花车很显眼很漂亮, 中国人演奏西方乐器真有特色。”

Emilia 女士说, 游行一结束我就来找你们拍照了,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组游行队伍, (天国乐团的演奏) 让我很欣赏! 很高兴看见中国人在新西兰展示他们的文化。当她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时说到, 这太让人伤心了, 真让人无法想象, 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被认可? 分别时, 她说, 你们很棒! 继续加油!

Lotu Fuli 女士是奥克兰 Papatoetoe 区当地议会的成员, 他们也是游行的赞助者和组织者之一。她感谢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及天国乐团为他们带来了多元的、不同的文化。

当头一棒, 在当地农村得了癌症就等于判了死刑。他只好去青岛医院做了胃部全切除手术。

修炼法轮功的姐姐到医院来看望他, 告诉他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 法轮大法是正法, 真信大法有福报。

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一直在念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真是奇迹, 越念疼痛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很快他就出院了。

他通过学法明白了许多, 从此获得了新生, 面色红润了起来, 人也变得精神清爽了。

由于胃部全切除, 虽然吃饭没有从前多, 但是却一天胖一斤, 体重很快恢复到正常标准。按医院要求患者要定期住院进行化疗, 需回山大医院例行复查, 检查结果各项指标均属正常, 不用进行化疗可以立即出院, 医生都感到非常

吃惊, 表示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无胃患者的生命奇迹

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农村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 一郭姓男子实施了胃部全切除手术, 在生命危急关头, 他有幸修炼法轮功, 再获新生, 并领悟人生真谛, 人也变得精神清爽了, 每天胖一斤, 邻里乡亲啧啧称奇, 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

郭亭, 四十岁出头, 人生正值壮年, 是家里的顶梁柱, 自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日渐消瘦精神萎靡, 脸色暗淡,

去医院检查, 结果出来给全家人

遭多年冤狱折磨 山东残疾军人控告江泽民

山东省龙口市下丁家镇残废军人王文强，因信仰“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禁、毒打、酷刑折磨，被逼流离失所，后被诬判十一年重刑，曾在山东省监狱遭迫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王文强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以下是摘录部分他在刑事控告书中陈述的被迫害情况。

镇政府私设公堂迫害善良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再次进京上访，回来后单位院长当众大骂我，并打我耳光，镇书记恶狠狠地说：“我让你活不出来！”镇政府私设公堂，直接把我们拘禁在政府四楼“铁笼”里（铁窗、铁门，大小便在屋里），共勒索我两千多元。

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七日晚，镇政工书记带人把我绑架到镇政府，关进铁笼，不让上厕所，屋里放一只马桶，直到正月初四，家人找人疏通才被放回，并勒索六千元作抵押。

二零零零年春的两会期间，我在诊所上班被镇政府莫名其妙地绑架到前乔村秘密迫害，这次镇政府多人直接参与毒打法轮功学员。他们动用警棍、电棍等，我被两个政府工作人员长时间毒打，两根电棍同时电击，胶皮棒毒打全身，几次打倒在地，身上到处是伤，瘀血，后被独自拘禁在一间小屋里没有灯也没有床，一床薄棉被裹在身上在水泥地上睡了三十四天，每顿饭一块玉米饼，每天按十元收费，上午上冻时让我们刨土修路，下午化冻时叫我们到屋里听他们训斥。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又被非法拘禁在下丁家镇敬老院，下丁家镇长曹承绪一天晚上喝酒后找了几个我不认识的政府人员，对我殴打，体罚，让我蹲马步，他们几个站一圈，就象电视里地痞打人的做法一样，把我轮流打倒在地，凶残到了极点。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我被绑架七次，多次遭毒打、勒索钱财、精神折磨。

在看守所被迫害七个月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日深夜，我在招远被警察绑架，我连夜被绑架到招远公安局，铐在暖气管子上，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我被戴上手铐、铁镣带到一间密室，坐在铁椅子上，两手腕分别锁在椅子两把上，两脚被锁在两只椅子腿上，腰部被一条铁链捆住，整个身体捆得死死的，开始对我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当天下午来了两个烟台芝罘区的“610”人员，一个陶处，一个姓于，指挥整个提审过程，招远“610”办案组人员用高压电电击我耳朵、面部、脖子等敏感部位，几次给我灌下摧残大脑神经的不明药物，使大脑记忆严重受损，至今没有完全恢复。

他们一连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面部被打得全是黑紫色，双腿不能行走，意识不清，昏迷过去。当我醒来时已经在招远看守所了，生活不能自理，两个犯人来照顾我。我的住处也被非法侵入，非法搜查，将我的私人物品：手提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塑封机抢劫一空，身上一千九百多元的现金也被盗走。

几天后把我绑架到招远玲珑“610”洗脑班，同样是坐铁椅子迫害，对我进行精神折磨，用颠倒黑白正邪不分的胡言乱语逼我说假话，几天后又把我绑架到烟台芝罘区“610”洗脑班（位于幸福法庭），在那里他们又酷刑折磨，不让我睡觉，逼我认罪，写“坦检”，轮番轰炸，全是些污蔑大法的鬼话。二十天后我被送回招远看守所。

在招远看守所，我受到非人的虐待，生活上，每天早上一个玉米窝头，一块咸菜，中午、晚上一个小馒头，一勺没有任何油水的菜，天天强迫劳动，捻豆、扎花、缝布娃娃，他们为了多提奖金，基本上天天逼迫干到午夜十二点以后。

一天晚上因我炼功，被杨姓副所长看到，绑在铁椅子上狠狠的踢了一顿，拘禁一宿后送回了监室。

我在招远看守所被非法拘禁了七个多月，家人多次去会见都不让见面，违法不通知家人上诉，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法院非法开庭，诬判我十一年徒刑。二零零四年六月，我又被绑架到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

在山东省监狱里遭迫害

在省监狱，在教导员李伟，队长陈岩的授意下，迫害学员的手段不断翻新，互相之间不能说话，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看护，经常遭到突然清号搜身，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迫害，关禁闭、严管、隔离等很多都是隐藏起来的迫害，真是牢中牢、狱中狱。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被“严管”二十天，在这些天里，我被逼每天坐在一个很矮的小凳子上，按规定姿势坐好，不准动，背监规，每天两杯水，每顿饭一个馒头，晚上逼洗冷水澡，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有几次早上三点后才让躺一会儿。犯人赵红勇说：这是他的天下，他说怎样就得怎样，有一次我刮胡子，没和他说，刚刮了一半，被他把刮胡刀抢去，硬是解除严管后才刮的另一半。

二零零五年迫害升级，监狱搞扩建，扒旧楼盖新楼，各地法轮功学员被送来的非常多，因没达到所谓的转化要求，我被分到五监区，有几十个包夹监视十几个法轮功学员，他们为了讨好警察，为了减刑，经常给我们制造事端，一不小心，就可能遭到迫害。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允许说话，还要写思想汇报，我曾被两次严管，共计三周时间。

二零一零年我出狱回家，下丁家镇政府来车接我，医院也来人了，当地派出所又非法取我指纹、笔迹、照相，暗中监视我。我要求到单位上班，单位院长说我早就被院方开除了，所有在单位的拖欠工资、福利待遇都没有了，我只好到南山打工。◇

